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

Hummingbird
CLASSICS
蜂鸟文丛

文字生涯

Les mots

〔法〕让-保尔·萨特 / 著

沈志明 / 译





文字生涯

Les mots

〔法〕让-保尔·萨特／著

沈志明／译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6772
Jean-Paul Sartre
LES MOTS
© Editions Gallimard 198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生涯/(法)萨特著;沈志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蜂鸟文丛)
ISBN 978-7-02-010878-7

I. ①文… II. ①萨…②沈… III. ①自传体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7430 号

责任编辑 仝保民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29 千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插页 4
印 数 1—6000
版 次 198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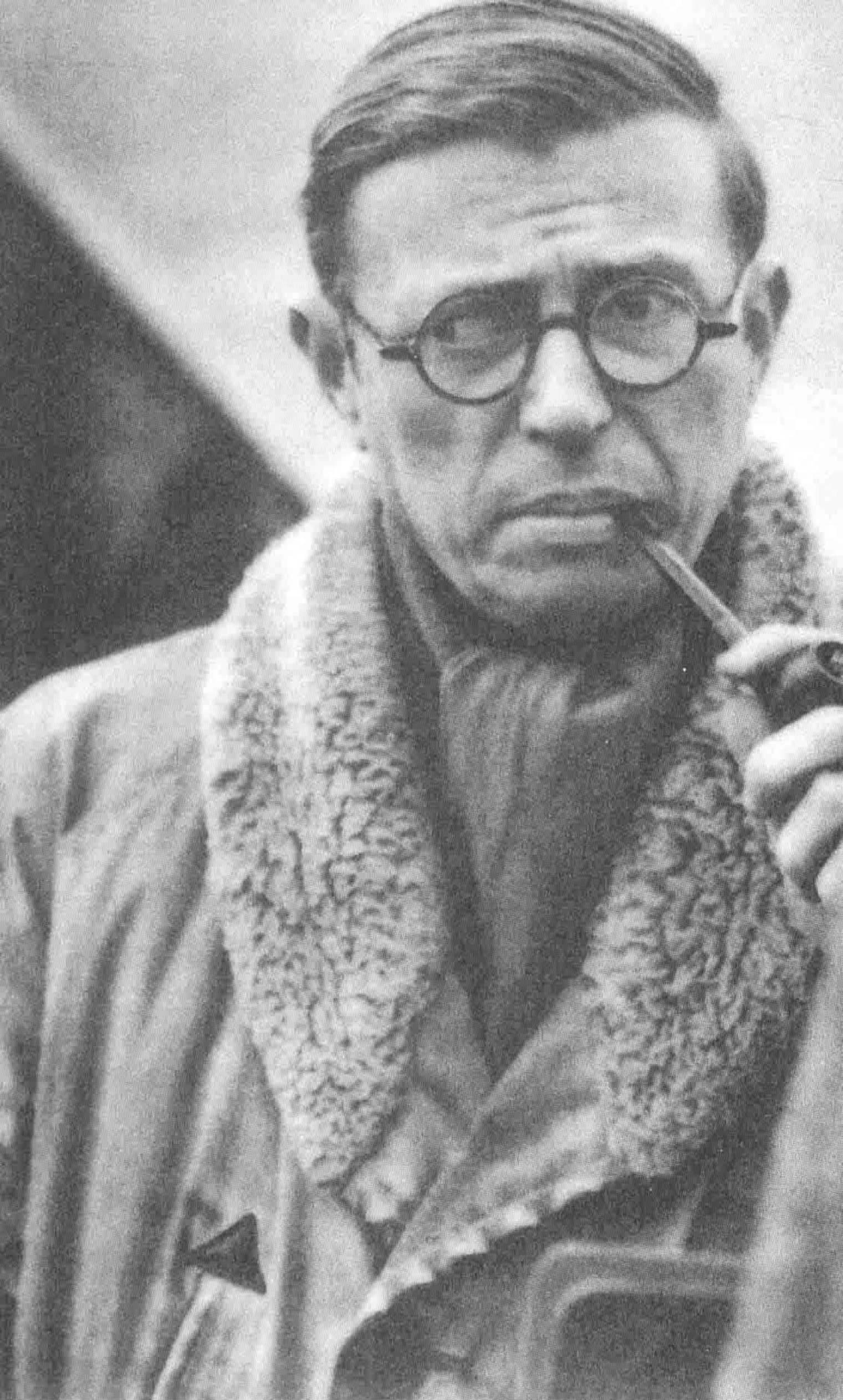
书 号 978-7-02-010878-7
定 价 27.00 元



让-保尔·萨特 (1905—1980)

法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文学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萨特一生著述宏富，哲学著作有《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等；文学作品有《自由之路》《恶心》《墙》《苍蝇》《恭顺的妓女》等。1964年因自传体小说《文字生涯》，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但萨特拒绝领奖。

《文字生涯》是萨特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他别出心裁、独辟蹊径，不以叙述悲欢离合、时运兴衰的经历取胜，而把笔墨集中在自身内心的追求和心迹的剖白上，多层次地抒写自己潜在的心声，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地讲述了其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的过程，解释了存在主义思想和整个学说的出发点。



让-保尔·萨特
Jean-Paul Sartre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世界文坛流派纷呈，大师辈出。为将百年间的重要外国作家进行梳理，使读者了解其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蜂鸟文丛——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家小藏本”系列图书。

以“蜂鸟”命名，意在说明“文丛”中每本书犹如美丽的蜂鸟，身形虽小，羽翼却鲜艳夺目；篇幅虽短，文学价值却不逊鸿篇巨制。在时间乃至个人阅读体验“碎片化”之今日，这一只只迎面而来的“小鸟”，定能给读者带来一缕清风，一丝甘甜。

这里既有国内读者耳熟能详的大师，也有曾在世界文坛上留下深刻烙印、在我国译介较少的名家。书中附有作者生平简历和主要作品表。期冀读者能择其所爱，找到相关作品深度阅读。

“丛书”将分辑陆续推出，“蜂鸟”将一只只飞来。愿读者诸君，在外国文学的花海中，与“蜂鸟”相伴，共同采集滋养我们生命的花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六年一月

译者序

让-保尔·萨特(1905—1980)于四十年代前期蜚声法国文坛,到了四十年代后期,他的声望从法国的思想界、文艺界扩大到整个西方的思想文化界,乃至政治理论界,一时间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这位公认的西方思想界巨头成为社会活动家之后,却在严酷而错综复杂的现实政治斗争中处处碰壁,连连受挫。五十年代前期,“萨特冲击波”盛极而衰。眼睛一直向前看的萨特,开始回顾自己的生活历程。他不无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全部著作原是十足疯狂的产物:“我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是天生的作家”,“我是赋有天命的”。^①于是他决定撰写自传,追本穷源,“解释我的疯

^① 《让-保尔·萨特谈〈文字生涯〉》,《世界报》1964年4月18日。

狂,我的神经病的起因”^①,试图说明以写作为天职的普卢如何演变成名震一时的萨特。他运用存在决定意识的思想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进行了一次无情的自我批判。

萨特从自己的出身、儿时的生活环境、所受的家庭教育以及二十世纪初充满假想英雄的社会气氛入手,很快发现:“我实际上是一件文化家产。文化浸透了我,我以文化的光辉反射着家庭,如同傍晚池塘反射着白日的炎热。”这个书香子弟受到了典型的法国小资产阶级的文化熏陶。婴儿时丧父,和母亲一起寄居在外祖父母家。外祖父是新教徒,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外祖母是天主教徒,骨子里却怀着伏尔泰式的对宗教的怀疑。普卢凭耳濡目染,看出笼罩在他周围的宗教气氛只是家庭喜剧的组成部分。萨特在一九五一年说过:“我出生在一个半耶稣教半天主教的家庭,面对两教的争议,从十一岁开始,我的信念已确定”:“上帝不存在”;并确信“建立在宗教

① 《让-保尔·萨特谈〈文字生涯〉》,《世界报》1964年4月18日。

基础上的道德必然导致反人道主义。”^①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引用尼采的名言：“上帝已经死亡”，并比这位推倒一切偶像和传统的“超人”走得更远，他一反笛卡儿证明上帝存在的逻辑推论，不无过分地扬言能“证明上帝不存在”^②。这部自传便是他的又一次尝试。可是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虽然强调人的价值，把人视为自己命运的主宰，但始终难以完全摆脱宗教的外壳。何况高卢人信奉基督教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基督教思想长期统治着西方文化。人文主义思想尽管与之对立，但人们在探求万有的本原时，总想找个造物主，提出“人为万物之灵”，仿佛人负有神的使命。萨特受到了很深的影响，他虽然多次声称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但始终没有讲清楚他提出的“他人”，“他人的目光”和“第四者，即组织者”究竟是什么。

一切哲学都要有个起点。萨特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是他多次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名言：

①② 《萨特谈萨特戏剧》，见《萨特戏剧集》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倘若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上帝不存在的假设使萨特处于窘迫的境况，但也使他获得“人注定是自由的”这个立足点。上帝不存在，人的价值失去了终极的依据、尺度和目的，人“被抛入这个混沌的世界”，“没有根据”，“没有意义”，面临这个敌意的、充满威胁的世界，人必然感到“焦虑”、“恐惧”，与生俱来的自由意味着“痛苦”、“苦恼”。那么人来到世上干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我是谁？这样，人的实在，人的地位，人的意识（即“自我”，主观之我），总之，“人”成了萨特存在哲学的中心问题。大凡哲学家把目光盯着人的共同性、人的本质这一普遍概念上，再根据这个普遍概念确定道德标准：“人的本质先于存在。”萨特把这个论点颠倒了过来：“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指出人赤条条来到世上并无本质可言，人“自我存在”以后才获得“自我本质”。萨特不同于弗洛伊德，后者否定社会现实世界对“自我”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而他却承认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我们的思想“自然而然产生于我们所接受的文化”，但他认为可以摆脱外在世界的决定性作用而进行“自我选择”，“自我

设计”，这种自由在他看来是绝对的。战争的悲剧使他明白：“单在任何情况下选择总是可能的结论是错误的，非常错误，以致后来我自己批判自己。”^①

萨特这里所说的人，是指具体的人，即具体的实例——一个人，不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他企图通过千差万别的某个现实的个体来说明人。一般哲学家只掌握普遍的原则，着力于理念的真实存在，而忽视具体的真实。萨特提出了挑战，他把个别的人作为他的存在哲学的对象。然而，了解和表现神秘的动物——人——是一门艺术，惟有文学家才能办到，所以哲学家萨特是和文学家萨特同时度过文字生涯的。

要了解 and 表现矛盾百出的、错综复杂的具体的人，在萨特看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不失为一种彻底的方法。尽管他对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下意识的渴望，性意识等论点不以为然，但他身体力行“弗洛伊德的有名理论：在实际生活里

① 《萨特谈萨特戏剧》，见《萨特戏剧集》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不能满足欲望的人,死了心做退一步想,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替代品的功用,借幻想来过瘾”。^①对萨特来说,“写作的欲望包含着对生活的绝望”,幻想不仅是存在的先导,而且是存在的本身。他说:“没有人知道我来到世上干什么”,“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但家人千方百计让他相信他“是奇迹造成的孩子”,“上天的礼物”,“天赐”的“神童”。在十九世纪度过大半生的外祖父向他“灌输路易·菲力普时代流行的思想”,即救世渡人的理想,他“乍学时就比别人的思想落后八十年”。外祖父喜欢在各种场合扮演上帝老人,小普卢自个儿扮演孤胆英雄,救世主总是孤立无援的:“既然别人把我看做想象中的孩子,我就以想象来自卫”;“我是没有父亲的孤儿,既然我不是任何人的儿子,我的来源便是我自己”;“我没有超自我”。萨特此处用反讽的手法借用了弗洛伊德的术语(“自我”人格的三个层次:“本我”,“自我”,“超自我”),是一种文字游戏,但赋予新

① 钱钟书:《诗可以怨》,《比较文学论文集》第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的含义：他不像贾宝玉那样成天感到贾政无形的威慑，心头没有父威的阴影，只有外祖父的宠爱。他，“先知先觉的神童，小预言家，纯文学的埃利亚桑”，“把书房看做教堂”，天地万物层层铺展在他的脚下，谦恭地恳求有个名字，“给每个事物命名，意味着创造这个事物又占有这个事物”。有了这个幻觉，他就自以为是命定永垂不朽的，必将写出伟大的作品：“上帝的造物物和人类伟大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为了拯救全世界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他“一个人反对所有的人”，“引天下为己任，逆转乾坤救人类”；他“混淆着文学和经文”，自信用他的作品“保护人类不滚入悬崖深渊中”。然而，他痛苦地发现没有人发给他委任状。但卡夫卡说过：“我有一份委任状，但不是任何人授予我的。”^①于是，他“自授委任状，旨在保护人类”，深信文学能救世。

就这样，他夜以继日地从事文学创作：“二十亿人躺着安睡，惟有我，孑然一身为他们站岗放哨”，他“仿佛成了世界的代言人”。他塑造的主

^① 萨特答记者问，《世界报》1955年6月1日。

人公往往是作者自身的投影：“我按自己的形象塑造我的人物，并非原封不动照搬我的形象，而是按照我渴望成为的形象加以塑造。”他笔下的人物多为畸零人，孤立无援、只身奋斗的个人英雄，哈姆雷特式的人物，其悲剧在于“一项伟大的事业落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肩上”^①。尽管自己选择的使命是美丽的、崇高的和神圣的，但责任太沉重了，到头来被重负压得粉碎。回首往事，就像从失恋中解脱出来的斯旺所说：“真想不到我为一个对我不合适的女人而糟蹋了一生。”究其缘由，他说：“对大众的需求我一无所知，对大众的希望我一窍不通，对大众的欢乐我漠不关心，却一味冷若冰霜地诱惑他们”，“我是一个不买票的旅行者”，自以为肩负着关系到全人类的使命，有权占一个席位，“荒谬绝伦地把生活看做史诗”，“把艺术作品看做超验的成果，以为每件作品的产生都有益于世人”，以为“文人的惟一使命是救世，他活在世上惟一的目的是吃得苦中苦，使后人对他

① 歌德：《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62年第3期第1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顶礼膜拜”。这就是他说的“始终不渝的幻觉”，“十足的疯狂”：“我自称是受百姓拥护的救星，其实私下里为了我自己得救”；“内心贫乏和感到自己无用，促使我抓住英雄主义舍不得放下”。其结果，如同一顶以自我为中心的“陀螺转啊转”，“最后转到一个障碍物上，停住了”。失败是必然的。

萨特还从世界观的高度对自己进行了剖析，承认自己“骨子里是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先有知识后见物体”。他把概念“作为实实在在的事物加以接受”，认为“概念比事物更真实”，以致他“对一切的理解都是颠倒的”。譬如，“动物园里的猴子反倒不像猴子，卢森堡公园里的人反倒不像人”。从而“把文字看做是事物的精髓”，对他来说，“写作即存在”，他的“存在只是为了写作”。他说：“由此产生了我的唯心主义，后来我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方始摆脱。”他长期把他的笔当做利剑，此时不无感叹地承认“无能为力”：“文化救不了世，也救不了人，它维护不了正义”。这个认识在他是长期而痛苦的努力的结果，得来不易。他终于“心明眼亮”了，“不抱幻想，认清自己真正的